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 蔚蓝色文艺季刊 (总第四十四期)

出版者: 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 (562) 633-8980

传真: (562) 633-8986

电子邮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 宁子

执行编辑: 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 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 迈克

编委会: 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1 No.44 December 2012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 圣诞之旅

到伯利恒城有多远 . . . . . 马德琳 S. 米勒 著 / 海燕 译 02

## 青草地

“客栈”满了 (外一篇) . . . . . 刘良淑 03

## 生命河畔的对话

献给0—99岁的孩子 . . . . . 陈诗哥/宁子 05

## 重返伊甸园

我为什么写童话 . . . . . 陈诗哥 08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 (外二篇) . . . . . 陈诗哥 12

## 大地之窗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王子” . . . . . 天堂村第七路 20

小德兰的心灵之语 . . . . . 华姿 22

## 在时间的塔上

泉水 (外一首) . . . . . 温德尔·贝里 著/张蕾 译 24

你老了 . . . . . 天堂村第七路 25

冬天的秘密花纹 . . . . . 高鹏程 26

## 时光村落

水中那神奇的光线 . . . . . 范学德 28

## 流动印象

换子疑云 . . . . . 王怡 30

我知道是谁救赎了我 . . . . . 天堂村第七路 33

## 生命之歌

阿吉雅 . . . . . 佚名 36

## 果实里的阳光

“先知”杨小凯 . . . . . 苏小和 39

## 哲学与真理

上下 (十九) . . . . . 刘同苏 46

## 心情驿站

用黎明的心灵走过黄昏 . . . . . 莫非 53

## 稿约

. . . . . 55

## 蔚蓝色索阅启事

. . . . . 56

## 封面/封底文

. . . . . 马德琳 S. 米勒

# 到伯利恒城有多远

[美国]马德琳 S. 米勒(Mardeleine S. Miller) 著 / 海燕 译

“到伯利恒城有多远？”

“翻越耶路撒冷的山岭，一直向下，  
路旁有一座白色的圆顶坟茔，  
那里长眠着美貌的拉结，早夭的母亲<sup>(1)</sup>。

“离伯利恒城并不太远  
——沿着满是尘土的山路，一直向下，  
经过三博士井<sup>(2)</sup>，它依然迎迓着路人，  
给他们以天上的香醇；  
牧人们吹着芦笛走过去，  
用笛声引领着毛茸茸的羊群；  
男孩们在山顶上放着风筝，  
经过他们，你就会看见伯利恒  
——在橄榄色的山坡上，  
她穿着白衣坐在阳光中，芬芳四溢，

金光闪耀，一如犹大的盼望。

“这样，就到了牧羊人的野地，  
和为富足的波阿斯出产的那片平川<sup>(3)</sup>，  
有希律王的庄园。

我们讶异于大地母亲  
乳养了全然美善的基督，  
伯利恒低垂的目光，俯瞰着  
充满祷告之声的圣诞家庭。

“离伯利恒城并不太远！  
她在基督降临的所有地方，  
在人们友善的面庞，  
在打开的门扉，温馨的卧榻。  
通往伯利恒的路  
经过你我这样寻常人的家门。”

---

## 译注：

1.据《创世记》记载，雅各的爱妻拉结容貌美丽，她在随丈夫回迦南的路上难产而死，雅各将她埋葬在从耶路撒冷往伯利恒的路上，并设立墓碑。她的坟墓今日尚在，供人凭吊。

2.据《马太福音》记载，有几位博士从东方跟随一颗大星的照引，带着黄金、乳香、没药的献礼，来到主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城。圣诞节传统称他们为“东方三博士”，传说在三博士井可以喝到来自天堂的圣水。

3.据《路得记》记载，寡妇路得跟随婆婆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两人相依为命，到犹太支派的财主波阿斯的田间拾取麦穗。拿俄米是以利米勒的遗孀，而以利米勒与波阿斯是亲戚。根据摩西律法，波阿斯娶了路得。波阿斯与路得生子俄备得，俄备得是大卫王的祖父，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 “客栈”满了(外一篇)

## ——布道家慕迪的遭遇

刘良淑

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慕迪，在信主后不久，把一批在街上游荡的孩子带进波士顿一间上流人士参加的教会。有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会友因此对他很不满意。

当慕迪申请做教会会友时，委员会便请他“再多考虑，去祷告一个月。”他们以为慕迪会知难而退，不至于让他们头痛。

但到了第二个月，慕迪又提出申请。委员会问他：“你有没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去祷告？”慕迪严肃地回答：“我照着做了。”

他们还想摆脱他，便问：“主是否鼓励你加入我们教会呢？”

慕迪说：“是的，祂告诉我，不要为你们的要求感到难过，因为过去25年，祂都一直在试着进入这间教会。”

## 一块钱的神迹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马太福音》18: 3

茉莉亚伸直身子，好把襁褓中的弟弟麦可看清楚点。

他躺在婴儿床里，她闻得到身边桌上的药味。爸妈告诉她，麦可病得很重。

她并不清楚麦可到底有什么问题，只知道他似乎不太高兴。他老是哭，现在也是。

她轻声说：“麦可，别哭了。”

麦可奇迹似地不哭了，盯着他姐姐看，眼中泛着泪光。

她牵起他的小手，看着他肥肥的手指，满是汗水的手指求救般地抓住她的一根指头。茉莉亚安慰地紧握了一下。

这时，她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里说话。茉莉亚虽然只有6岁，但她知道，当大人压低声音说话时，就是在讨

论重大的事情。

茱莉亚很好奇，她亲了亲弟弟，踮起脚尖走到门边去。

她父亲说：“开刀太贵了，我们付不起。我最近连账单都付不出来。”

她母亲回答：“现在只能靠奇迹来救麦可了。”

茱莉亚疑惑着：“奇迹是什么？他们怎么不去弄一个来？”

她跑进房间，从存钱筒里拿出一块钱，她要去买个奇迹给弟弟！

茱莉亚跑到对街的超市，收银台前的队伍排得很长，茱莉亚插队进去，但大家并不介意，有些人甚至还觉得好笑。

第一个和这个脸色红咚咚的小女孩说话的人，是收银台前的收银员。

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问道：“小妹妹，我可以为你服务吗？”

她说：“谢谢，我要买个奇迹。”

收银员说：“对不起，要什么？”

“嗯，我弟弟麦可真的病得很重，我要买个奇迹。”

收银员一头雾水。他对小孩没什么经验，于是说：“谁来帮助这小孩？我们没卖什么奇迹啊。”

一个穿着体面的男士问：“你弟弟需要什么样的奇迹？”

包括茱莉亚在内，大家都转过身来看他。

“我不知道，爸妈说麦可病得很重，需要动手术。”

男士弯下身，示意要她走近一点。他问：“你有多少钱？”

茱莉亚说：“一块钱。”

他拿起一块钱，说：“我想，现在一个奇迹大约就是这个价钱。我们去看看弟弟。也许我有你需要的那奇迹。”

几个月后，茱莉亚看着站在婴儿床上的弟弟。她的父母正和那位穿着体面的男士交谈，原来他是位知名的神经外科权威。

茱莉亚的妈妈说：“大夫，我们还是不知道手术费是谁付的，你说是位匿名的善心人士，他一定花了一笔不少的钱。”

医生心想：“没有，只花了一块钱，和一个小女孩的信心。”

# 献给0—99岁的孩子

陈诗哥/宁子

## 重返伊甸园

亲爱的宁子：

您好！

我整理了两期的稿子。第一期童话理论我以《我为什么写童话》作为开篇，配的童话我准备了两篇：《几乎什么都有国王》和《在我睡着之后》。这两篇童话我还犹豫不定，不知选哪篇好，前者故事性强，比较有趣，意思也好；后者散文性强，带有一些梦幻的色彩。您觉得哪篇大人会喜欢一些呢？第二期，我用了《如果世界重新开始》、《一句话》和《天空的故事》，这三篇放在一起，正好有一些内在肌理。关于专栏名称，我比较倾向“童话之书”，因为直接，一目了然，我还想在栏目名下配一行口号：“献给0—99岁的孩子”，或“献给上帝的孩子们”，字体比栏目名小一些，因为“所有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呵，您觉得如何？

——陈诗哥

亲爱的诗哥：

读到你的童话札记，我好像遇见了一个重返伊甸园的天使，很多年了，我还是

头一次读到这么透彻、这么纯粹地谈童话的文字，作为编辑，我自然有些喜不自禁。你的童话也很有趣，对于缺少童年的中国来说，这或许是个美丽的开始。但我对是否在蔚蓝色杂志上直接登载你的童话还是有些犹豫，因为，适合于成人阅读的童话实在不容易写，你的《几乎什么都有国王》，虽然故事性强，故事中的意象、角色都比较有意思，孩子们读来会饶有兴趣，但成人的阅读兴趣就可能不在这里。我个人觉得，成人读童话更喜欢简单的意象，简单的故事，简单的生活情境，简单到你不觉得是在读童话（虚拟感几乎消失），而是发现了被你不经意中弄丢了的好东西——一种在时光隧道中蓦然回首的惊喜。《小王子》、安徒生童话、台湾绘本作家几米的《地下铁》、《向左转，向右转》都有这个特点。而你童话的叙事方式，角色表现，虚拟感很强，这不会消减儿童的阅读兴趣，但对成人读者来说，“虚拟感”的强化可能引起阅读兴趣的递减，因此，我考虑再三，还是倾向于从你的童话创作谈开始，附录一篇童话，专栏名称可用“重返伊甸园”，你意如何？

——宁子

## 孩子不属于时间

亲爱的宁子：

您的意见对我很好。因为我一直跟同样喜欢童话的成人，或为孩子读童话的父母交流，而您的视角则与他们不同。

我也喜欢读几米的作品，但我有一个感觉，几米的作品着重情调，而非童趣。我觉得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情调是光滑的，适合中产阶层阅读；而童趣则带有一些笨拙，但这种笨拙很耐人寻味，对人很有启发。我并不是说哪个比哪个好。但，对于童话来说，童趣肯定比情调重要。

我说要“重新成为一个孩子，”与一般说的“不想长大”不同。后者带有较浓的小资情调，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不想长大”其实就是“不想承担”。而童话是有承担的。我还特别想研究一下童话与苦难之间的关系：童话里面有苦难吗？正如有了信仰之后，还会有苦难吗？在苦难面前，我们还相信童话吗？我们还相信上帝吗？

我区分过“孩子”与“儿童”之间的区别，对于孩子来说，并不存在“想不想长大”的问题。因为孩子不属于时间。我有时候也会想：为何一个农民不会说“不想长大？”而一个小资却常常把“不想长大”挂在嘴边？

但您说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成年人的生理特点和思维特点依然存在。如何让一个成年人对童

话产生兴趣？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事情，很想听听您和其他人的看法。

您起的专栏名字“重返伊甸园”很好，就用这个名字吧。

——陈诗哥

## 重新成为上帝的孩子

亲爱的诗哥：

我很喜欢《在我睡着之后》，其它一些短篇也意味深长，我会陆续选用一些。今年12月那期，我先用《我为什么写童话》，后附《如果世界重新开始》。你邮件中闪烁的智慧真让我欣喜，对“情调”和“童趣”的界定，你说得很精准。对“重新成为一个孩子”和“不想长大的区别”，你分析得很到位。我想，我们何妨把这些邮件的内容稍加整理，以书简的方式分享给《蔚蓝色》读者？

“童话是有承担的”、“孩子不属于时间”，这些洞见宛若午夜灯火，让我看见了童话世界的光明。

——宁子

亲爱的宁子：

感谢您喜欢我的童话！在写童话的时候，我是希望0——99岁的孩子都来读童话。您相信吗？正如有0——99岁的孩子，也有0——99岁的老人。目前，我估计，0——99岁的老人会更多一些。

鲁迅有句话：“救救孩子。”其实，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出在孩子的身上，而是出在大人的身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暴力都是大人以爱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我说：“救救大人！”我甚至还想说：“救救鲁迅！”

鲁迅的精神特质就是“硬骨头”，就是“一个都不宽恕”，这种“硬”的背后，其实是“恨”。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我发现了童话与《圣经》的关联。《圣经》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修复人与神的关系，即让人重新成为神的孩子。《圣经》，就是给孩子阅读的童话。耶稣说：“你们若不重新成为一个孩子，断乎不能进入天国。”我相信，童话、孩子、信仰是同一种事物，都是通往基督的事物。大人读童话，可以重新成为孩子，这意味着生命将伴随着爱如节日般地归来。

——陈诗哥



# 我为什么写童话

陈诗哥

我为什么写童话？

简而言之，我是一个信徒，我写童话，是因为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

但对于非信徒来说，这句话有些难以理解。因此，我要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说明。

小时候，我没有看过童话，甚至没有听过童话这个词语。我在一个很平凡的村庄长大。但若干年后，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童话了，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我猛然醒悟过来，虽然小时候没有看过童话，但我却是生活在童话当中：那些被祖祖辈辈嬉戏过的泥土，在我们手中玩得出神入化，打泥仗、打泥砖、捏出各种各样想像中的动物……最有趣的是，我们在田野上玩累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站在田埂上，齐刷刷地脱下裤子，撒尿，看看谁撒得更远。这不就是童话世界吗？

后来，我10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离开家乡，移居城市。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意味着我的童年的结束。移居城市前，我想：我将要去一个文明的地方了，在那里，所有人都是彬彬有礼的。

然而，我到了城市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我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说：谢谢、请、对不起、没关系。而他们却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暗暗偷笑。我还发现，别的孩子会排斥我，因为他们时常讲脏话，取笑女同学，而我没有。我不能生活在一个被人排斥的世界里，那样我会很孤单，为了和他们一起，我就把自己变得和他们一起：说脏话，取笑女同学……果真，我和大家打成一片。

我曾从同学那里读到当时很流行的《童话大王》，很失望，觉得童话不过是小儿科而已。由此对童话失去长达十多年的兴趣。

再后来，我读中学，遇到一个启蒙老师，他是一个老愤青，愤世嫉俗，正义，富有激情，和别的老师很不一样。从他那里，我学到：人可以通过自己改变很多东西。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对世界时有批判。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写诗。因为有那么多愤怒和忧伤的人，很适合做一个诗人。

进了大学后，虽然期间看过《小王子》，受到很大震撼：童话原来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但这个感动很快就被更加猛烈的青春情怀所掩盖。我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愤青，激烈地抨击一切不良现象，热情地追求自由和民主，主张启蒙。为此，发生了许多故事，还险些被学校开除学籍。

从那一件事开始，由于种种机缘，我开始长达两年多的反省，反省过去所作所为的意义何在，经过两年多痛苦、迷茫的反省，我突然意识到：民主是救不了中国的，同样，民主也救不了美国，从来没有一种外在的东西能拯救得了内在的腐朽。由此反诸己身，我认识到：正义给了我力量，我却滥用了这种力量。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落入到一种空白当中：该何去何从呢？

这时候，我遇到基督教信仰。我很惊讶地发现：《圣经》的气息竟是如此迷人，和自己的心性如此相近。我是在《创世记》里认识这个世界的：神看是好的，于是就有了这个世界。我由此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我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的生命，并重新设置人的生存根据，重新认识世界。所以，各位可以时常在我的童话中看到我对世界的重新命名。

同时，我对启蒙也进行了反思：只有在信仰的基础上，理性才有意义。

接着，也是由于种种机缘，我神奇地来到现在这个少儿杂志做编辑，并在2008年开始重新接触到童话，先是从安徒生身上，然后从舒比格身上，我真切地认识到何为童话。在亲身经历汶川大地震之后，我突然开始写童话，仿佛自己重新活过来了，重新成为一个孩子。

后来，我开始对童话进行思考。我感觉到，童话与《圣经》竟是如此接近。《圣经》有一个重要的主题：修复人与神的关系，即让人重新成为神的孩子。《圣经》就是给孩子阅读的童话。耶稣说：“你们若不重新成为一个孩子，断乎不能进入天国。”

也就是说，只有重新成为一个孩子，才能进入天国。

我由此开始思考童话与信仰的关系：童话是通往信仰的一扇小窗。

童话，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相信。

相信，本身就是一种童话。因为信任，爱情才如童话一般美好。如果没有信任，爱情就会像地狱一般丑陋。

童话的经典句式是“很久很久以前”，是为了避免在现实中找不到根源的尴尬，同时也保留一种恍如隔世的记忆。

而信仰，则是“很久很久以后”，以便人们有时间悔改，洁净自己，帮助他人。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启示当下。不维系当下，它们就会虚无缥缈，如同幻想。

明白童话的意义之后，我开始厘清童话与其他的区别。

我首先发现了童话与故事的区别。

故事的目的是取悦人，因此包含了一些功利因素：为了追求情节的精彩，而非为了牧养人的心灵。《格林童话》与其说是童话，不如说是民间故事。格林童话是静态的，从中我们很难看到作者的影子。而安徒生童话则是流动的，在言语之间我们看到作者从心里流出的快乐和忧伤，如《海的女儿》。因此，我们说，安徒生是一位诗人。

故事，谋求的是自身的精彩。而童话，更多是为了他人的美好。

童话也注重故事，但故事不是首要条件。童话的首要条件是牧养人的心灵。正是这一点，克服了故事的恩怨情仇。

童话之所以为童话，是因为它有一种伟大的单纯。

然后，我发现了孩子与儿童的区别。

儿童是一个生理概念，人不能重新成为一个儿童，因为人不能返老还童。

人却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孩子。重新成为一个孩子，即重新设置人的生存根据。

在这里，孩子指的是：最初的人，也就是有一颗温柔、谦卑的心，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



事，不喜欢不义。他对事物有着直接的喜爱，而非仅仅拥有一个概念。他可能是一个弱者，不会对别人造成攻击。他可能90岁，也可能只有8岁。他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喜爱，凡事宽容。

这样的孩子，是永远可以重新开始的。

而小王子也说过：只有透过孩子的眼睛，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

我们为这个世界开出了很多药方，但是，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了吗？我们重新成为一个孩子了吗？戈达尔说：“我们发明了许多钥匙，但是锁在哪呢？”

然后，我开始思考孩子与哲学的关系。

孩子哲学与现下的儿童哲学不同，它们的区别就如孩子与儿童的区别。

孩子哲学并不是众多哲学当中的一种，而是指最高的哲学。哲学起源于惊讶，而孩子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好奇心，可见，哲学家与孩子之间有很大的关联。

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的诗歌与童话的写作，再看我从事神学、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阅读，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如何重新成为一个孩子。

有天生的儿童，但没有天生的孩子。

就像成为基督徒一样，成为一个孩子，是需要经过学习的。

那么，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存性意义是什么？

它的社会性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将是我用一生去思考的问题。

# 如果世界 重新开始 (外二篇)

陈诗哥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那将是一个早晨，不，那时候，早晨不再叫早晨，而叫“安古”，那是婴儿发出的第一个声音。

“早晨”是一只鸟儿的名字。

因此，每个安古我们都会听到早晨在歌唱。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天空也不再叫天空，而叫游泳池，一个巨大的游泳池。

云也不再叫云，而叫鱼。

太阳也不再叫太阳，而叫土豆。太阳是一条狗的名字。

每天，当土豆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白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鱼在巨大的游泳池里游泳。而太阳在下面汪汪叫。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

天空是一只猫的名字；

月亮是一头猪的名字；

云是一头牛的名字；

而星星则是一只鸡的名字。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风就会快乐地吹过来。

不，那时候，风也不再叫风了，而叫什么呢？

大象。

同样，玫瑰也不再叫玫瑰了，而叫什么呢？

老虎。

同样，树木也不再叫树木了，而叫什么呢？

豹子。



同样，草儿也不再叫草儿了，而叫什么呢？  
狼。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芳香的一幕：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大象会快乐地飞过来，在老虎的旁边轻快地跳舞，而豹子和狼在旁边鼓掌，大声叫好。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

老虎也不再叫老虎了，而叫七弦琴；

大象也不再叫大象了，而叫小提琴；

黑熊也不再叫黑熊了，而叫钢琴；

长颈鹿也不再叫长颈鹿了，而叫二胡；

猴子也不再叫猴子了，而叫吉他。

那么，星期天我们将会干什么呢？

我们将会去动物园，看凶猛的七弦琴、小提琴、钢琴、二胡和吉他。

在动物园里，这些凶猛的动物会仰天长啸，举行一场伟大的演奏会。

不过有时候，它们看着我们，心里也会在嘀咕：这些像猴子，不，像吉他的家伙到底叫什么呢？

是啊，如果世界重新开始，人会叫什么呢？

石头？菠萝？一截桃花心木？还是一只乌鸦？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仙人掌。

## 一句话的故事

在世界还是很早很早的时候，东边有一座村

庄，住着一个男孩；西边也有一座村庄，住着一个女孩，他们常常跑到一个山岗上玩耍。那个男孩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所以女孩就跟他说很多很多的话：“这是玫瑰，多香啊！这是百灵鸟，多动听啊！这是云朵，它们没有翅膀也会飞……”男孩听着听着，露出开心的笑容，眼睛眨了一下，又一下。

事实上，男孩心里一直在等着女孩的一句话，但女孩一直没有说。久而久之，男孩的眼睛沉默了。女孩也察觉到男孩的忧伤，她也沉默了两天。

第三天，女孩走上山岗，那时男孩正走到半山腰，就站住了。女孩对着男孩大声说：“我爱你！”

但是，那时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就把那句话吹走了。

男孩以为女孩什么都没说，就失望地下山了。

女孩决定出发去找回那句被大风吹走的话。

她问一个在田里劳作的女人：“请问有没有看见一句话经过？”

“它长得什么样子？”

“它像玫瑰一样芬芳，像百灵鸟一样动听，像云朵一样飞翔。”

“没见过。”

女孩继续往前走。她问一个在树上晃着腿的男人：“请问有没有看见一句话经过？”

“它叫什么名字？”

“我爱你。”

“什么？”

“我爱你。”

“没听过。”

女孩继续往前走。她走过平原、跨过高山，走过大海，去过日本、菲律宾、柬埔寨、锡金、不丹、阿曼、也门、伊拉克、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等，她依然没有找到那句话，倒是认识不少它的亲戚，如I love you、爱しています、Je t'aime、te amo、Ich liebe Dich、S'agapo、Я т е б я л ю б л ю、사랑해，等等。

再说那句被风吹跑的话吧。

它被风吹到空中后，翻了两个跟斗，就索性开始一趟旅行。它去过很多地方，同样见识了很多美好的事物，如不一样的石头、不一样的山、不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沙漠和森林，还有些不一样的话……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啊！这些见识使它受到很大的感动，浑身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它更加努力地向前飞去。

它经过一所房子的上空。房子里传出婴儿的哭声，年轻的母亲急得满头大汗，不停地对婴儿说：

“宝宝，别哭。宝宝，别哭。”但婴儿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反而哭得更凶了。

那句话停了下来，飞到婴儿的耳边，轻轻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那婴儿听了这句温柔的话，就停止了啼哭，格格地笑了。

年轻的母亲舒了一口气，松开紧皱的眉头，继续逗婴儿玩耍。

而那句话在婴儿上空转了两圈，也就继续它的旅行了。

它经过喜马拉雅山的上空，那里冰天雪地，雪像鹅毛一样落下，不，像巴掌一样落下。那个登山人，他想登上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只是为了在山顶上站一会，看看下面的世界。但他遇上大风雪，已经困在山洞里半个月了，他被冻僵了，缩成一团，迷迷糊糊，说：“好冷啊，好冷啊……”

那句话马上附到他耳边，轻轻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那人睁开眼睛，说：“我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说他爱我！我从来没有觉得如此温暖，如此充满力量！”

于是，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山洞，继续向山顶攀去。

那句话看着他的身影远去，也继续它的行程。

它从一个牢房的窗前经过。牢房里住着一个罪犯，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捶着墙壁，说：“我厌恶这个世界！我憎恨这个世界！”

那句话停了下来，飞了进去，对那罪犯说：“我爱你。”

那罪犯愣了一下，他竖起耳朵听，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那句话说：“我爱你。”

那罪犯泪流满面，说：“真的吗？你真的爱我吗？”

于是，那句话又说了一遍：“是的，我爱你。”

那罪犯失声痛哭，他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的双手，说：“天啊，看我做了些什么！这个世界真的还有人爱我……”

他一边回忆往事，一边指责自己。他发誓，出



狱后，一定要好好爱别人。

于是，那句话带着幸福的心情，又继续它的旅行。

这次，它经过一个房子的阳台。那个房子住着一个孤独的老头子，他没有任何亲人，只在阳台上种了一盆兰花，老头子每天的工作便是照料它，为它浇水、施肥、松土、除草。现在，老头子站在阳台上为它的花浇水，说：“为什么我说了那么多话，你都不回我一句呢？”

那句话听见了，就飞到它耳边，轻轻地说：“我爱你。”

老头子听见了，脸上露出微笑，对他的花说：“我也爱你。”

就这样，那句话又飞上天空，继续它的旅程。

它飞过高山，大声说：“我爱你！”

高山昂起头，吼道：“我也爱你！”

它飞过雨中的森林，大声说：“我爱你。”

森林举起湿漉漉的拳头，吼道：“我也爱你！”

它飞过大海，大声地说：“我爱你！”

大海汹涌着波涛，吼道：“我也爱你！”

一年后，那句话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山岗，它绕了世界一圈，从南到北。这时候的它已经像菠萝一样芬芳，像高山一样雄浑，像骏马一样奔腾。它看见那个哑巴男孩坐在草地上，滴着伤心的泪水，思念着那个离开了一年的女孩。那句话想起当年的那一幕，记起那男孩的耳朵才是它旅行的终点站。于是，它毫不犹豫钻进了男孩的耳朵。

男孩听到这句迟到一年的话，顿时觉得全身升起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这时候，那个女孩也回到了山岗，她也绕了世界一圈，从东到西。这时候的她长得更高，也更美了，头上带着一朵小野花，只是有些疲劳。

男孩走上前，拉起她的手，大声说：“我爱你！”

女孩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笑了，像甜甜的苹果。

于是，他们俩拉着手走下山岗。

## 天空的故事

### 一

有这样一种说法：

天空是一位姑娘。她有一条世界上最大最美的裙子，蓝蓝的，只要你往天上一看，就会看见。她还有一条披肩，由一丝丝的白云织成，很柔软。她只有几件简单的首饰，白天夜晚轮流佩带，它们分别是太阳、月亮和星星。不过你知道：越简单，就越神秘。

她喜欢散步。有时候，她散步就像我们游泳。当她在天上随意游弋时，风就起了。

当她开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她的首饰都会闪闪发光。

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那天空姑娘的脸总是阴沉沉的，首饰也不佩带了。

总之，天空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姑娘。而我们也知道，她总是开心的时候居多。

有一天，地上有个孩子放风筝，风筝飞得高高

的。当时，天空姑娘正好在天上散步，于是风就起了。风筝看见了，就不停地往她飞去，因为，他喜欢上天空姑娘了。他在天空姑娘的身边转了很多圈，很多圈，最后在天空姑娘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天空姑娘吃了一惊，从来没有人竟如此大胆，但她又喜欢风筝的勇敢。于是，他们恋爱了，并且很快就结婚，然后生下了许多孩子，也就是叽叽喳喳的鸟儿和闪电。这些鸟儿，可是一群令人喜爱的女儿啊；而闪电，这个男孩，脾气有些糟糕。

地上的孩子很喜欢发生的这一切，他每天都来放风筝。过了一段时间，地上的孩子下定决心，拿出剪刀，把风筝上的线剪断了，于是风筝就自由了，天空姑娘就一家团聚了。

现在，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天空姑娘和风筝以及他们那群可爱的女儿，经常在天上散步。而闪电，则喜欢神出鬼没，我们就先不管他了。

（后来有人说，风筝是人类模仿鸟儿的样子制作的。千万不要相信他，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 二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

天空是一位老爷爷。他在天上放羊，那些云就是他的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老爷爷天空有数不清的羊。

老爷爷天空喜欢放羊。他从东边放到西边，又从南边放到北边，悠哉游哉。

老爷爷天空喜欢唱歌。他常常喜滋滋地唱着一首歌：

好多好多的羊啊，就像棉花糖！

好乖好乖的羊啊，小羊变大羊！

这些歌声，隐隐约约传到地球，就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风声，好美妙的风声啊！

老爷爷天空还喜欢抿一两口小酒。他随身带着一个酒葫芦。喝着喝着，酒就会顺着老爷爷天空的下巴流下来，滴到地上，就成了雨，所以地上有人喝雨也会喝醉。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就意味着老爷爷天空喝得酩酊大醉。老爷爷天空喝醉的时候，走起路来会磕磕碰碰，不是碰到一棵苹果树，就是碰到一棵杨桃树，碰得他眼角直冒星星。而这些淘气的星星会溜出老爷爷天空的眼睛，在天上溜达，它们更愿意呆在天上，而不是回到老爷爷的眼里。老爷爷天空还是不停地喜欢喝酒，不停地磕磕碰碰。这样，日子长了，也就满天都是星星了，连老爷爷天空自己看着都喜欢。

老爷爷天空还有两个孙子，他们是太阳和月亮，轮流帮老爷爷放羊。太阳是一个勤奋的男孩，每天都会准时起床，当然，生病的时候除外，精神抖擞地在天上站岗，羊群就在阳光的照射下玩耍、吃草，自由自在。而月亮是一个古怪的姑娘，她有时候蒙住半张脸，有时候蒙住四分之一张脸，有时候蒙住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九张脸。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但这样，羊们就会容易在黑夜中走散。这时候，老爷爷天空就要随手抓起一两颗星星，扔到走散的羊群中。这样，羊群就不敢乱走了。而地上那些富有诗意的人们则把那些星星称为“流星”。

在老爷爷天空家附近住着一个家伙——闪电，



他喜欢跑来和月亮姑娘玩。但老爷爷天空不喜欢他，因为他一出现，就会吓坏他的羊。

“他就像一条蛇，长得额尖嘴窄，”老爷爷天空这样想，“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

### 三

还有很多种说法：

天空是一个渔翁，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捕鱼。那些闪光的鱼啊，在他的渔网里蹦蹦跳跳。

天空是一个老学究，白天黑夜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白云就是他长长的胡须。他有很大的学问，有多大呢？就像天空那么大。

天空是一个流浪的诗人。他去过金星、火星、木星、水星、土星、海王星、冥王星，将要去对不起星、没关系星、谢谢你星和我爱你星。现在，他来到了我们地球。

天空是一个喜欢收购并收藏的人。但世上值得收购的东西实在太少。到目前为止，他才收购到四样东西：太阳、月亮、星星和白云。而闪电那个家伙，老想偷走其中的一两个。嗨，老兄，千万不能让他得逞！

天空是一个热衷投资的人。有时候，他投资成功，就会星光满天；有时候，他投资失败，则会星光黯淡。他说：生意场上就是这样潮起潮落的。

天空是一个老师，白云是他的学生。每天，天空老师就用太阳、月亮、星星奖励他的学生。

天空是一个孩子，每天都要学习很多东西：1个太阳+1个月亮=2，然后开始数星星，他只会数到10。每天早上他会把前一天学到的东西忘掉。所以，他每天都要重复学“1个太阳+1个月亮=2”。

天空是一只虫子，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它的一点翅膀而已。

天空是一扇门。只要打开它，你就能看见天堂。

还有这些说法：

天空是一只鸡蛋、一粒豆子、一张网、一个水盆、一支笔、一棵树、一

道阴影、一把伞、一本书、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一片羽毛、一个洞，一只贝壳、一辆汽车、一块糖果、一只蓝色的哈密瓜、一截莲藕、一盆仙人掌、另一个大海。

据说，他还是某人说的一句话。

当然，也有人说：其实上面什么都没有。

#### 四

还有一种说法：

天空是一个很巨大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它的模样。他走得很慢，走的时候，不仅有风起，有时还会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如果他要奔跑起来，那简直太可怕了：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不过，他不喜欢这样，他喜欢静静地趴在天上，像一只温顺的绵羊或小猫。白云和鸟儿是他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到他家里去玩，鸟儿喜欢唱歌，白云喜欢装扮成各种形象：在天上游泳的鸭子、奔跑的熊，或一座座山峰，等等。当这些玩腻了，他们就会垒起一座巨大的城堡，鸟儿在里面玩迷宫游戏。而天空一如既往，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嘴巴，也没有手，但他心里充满欢喜，这时候，他心里的太阳、月亮和星星就会发亮。他们会把天空的家玩得一片狼藉。每次等白云和鸟儿走后，天空都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等待朋友们下一次来临。

天空到底是什么呢？一只面包？还是一把有四个轮子的椅子？

没有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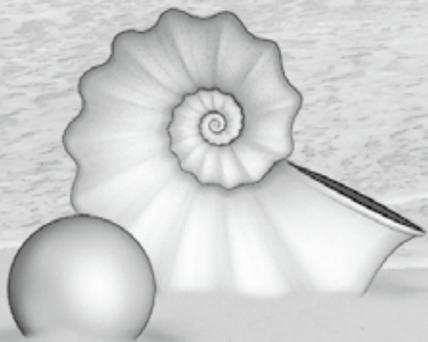
但我们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拥有一颗像天空那样的心。

“风把那句话吹跑了。”这句话就像一道光一样照亮我的心灵。我想：“如果那母亲没有听到这句话，她不知道孩子有多么爱她，那母亲会多失望啊，那孩子会多失望啊！不行，我要替那对母亲去找回那句被大风吹跑的话！”

于是，我想像自己跨过了千座山，淌过万条河，历尽千辛万苦。而那句话呢？被风吹到天上后，它也索性做一番旅行，去见识一下这个伟大的世界。每当它看到陷入困境中的人们，它就会跑过去对他说：“我爱你！”起初，这只是一句小小的话，但在经历那么多事情之后，它体会到很多东西，从而变成一句很大很大的话。它从小爱变成了大爱！

而一年后，风把那句话吹回到后山，它已经走了地球一圈。而我正好也走了地球一圈，回到出发的地点。于是，我们相遇了。

在想像中过了一年，在现实中往往一秒钟不到。我马上捉住那句话，走上前，对那母亲说：“你孩子对你说‘我爱你’！”这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呀！我看到那母亲的脸上绽放出甜蜜的笑容，那孩子也是这样。



然后，我走下山，趴在窗台上发呆，我要静静地让刚才的故事发酵，慢慢变形，于是，那对母子的声音慢慢变成了两个清澈的声音，那是两个孩子的声音。我相信，在世界最初的时候，只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这个故事就这样写成了。

世界有了爱，就会变得摇曳多姿，例如天空。

看着天空，你们会想些什么呢？

我呢，会生出很多很多的想像，想出很多很多的比喻和故事，因为我有一颗像天空那样大的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些作品都有意模糊了诗、童话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界别。我觉得，这些界别一点都不重要，甚至，有时候它们还会对人构成阻碍。

重要的是，它们散发出梦一般的光芒。

## 后记

### 诗人的命名与寻找

在这三篇作品的写作中，写上一篇时，并没有想到下一篇写什么。把这三篇作品放在一起，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因为它们有内在的脉络，秉承我一贯的写作思路。

我为什么写作？要在这篇短文里解释这个问题比较困难。简而言之，我希望这个世界每天都如清

晨那样新鲜，喜悦，充满爱。所以，重新命名一切，解释一切，照亮每一个词语，这是诗人的任务。

那天清晨，我很早就起床，内心充满喜悦，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心田里：世界如果重新开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世界还会叫世界吗？早晨还会叫早晨吗？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于是，我什么都不做，早餐也不吃，站在窗前痴痴地想，呆呆地想。我想：有没有一朵叫老虎的玫瑰呢？哇，那是一朵多厉害的玫瑰啊！接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个好玩的词语：太阳、土豆、大象、七弦琴……我要寻找这些词语之间的关联，让它们重新散发出有趣的光芒。

现在，你们看到这篇《如果世界重新开始》，会觉得这个世界新鲜、有趣吗？

而当这些词语组成一句话，那会是一句怎样的话呢？

在写作《一句话》之前，我在后山上散步，欣赏树木与鸟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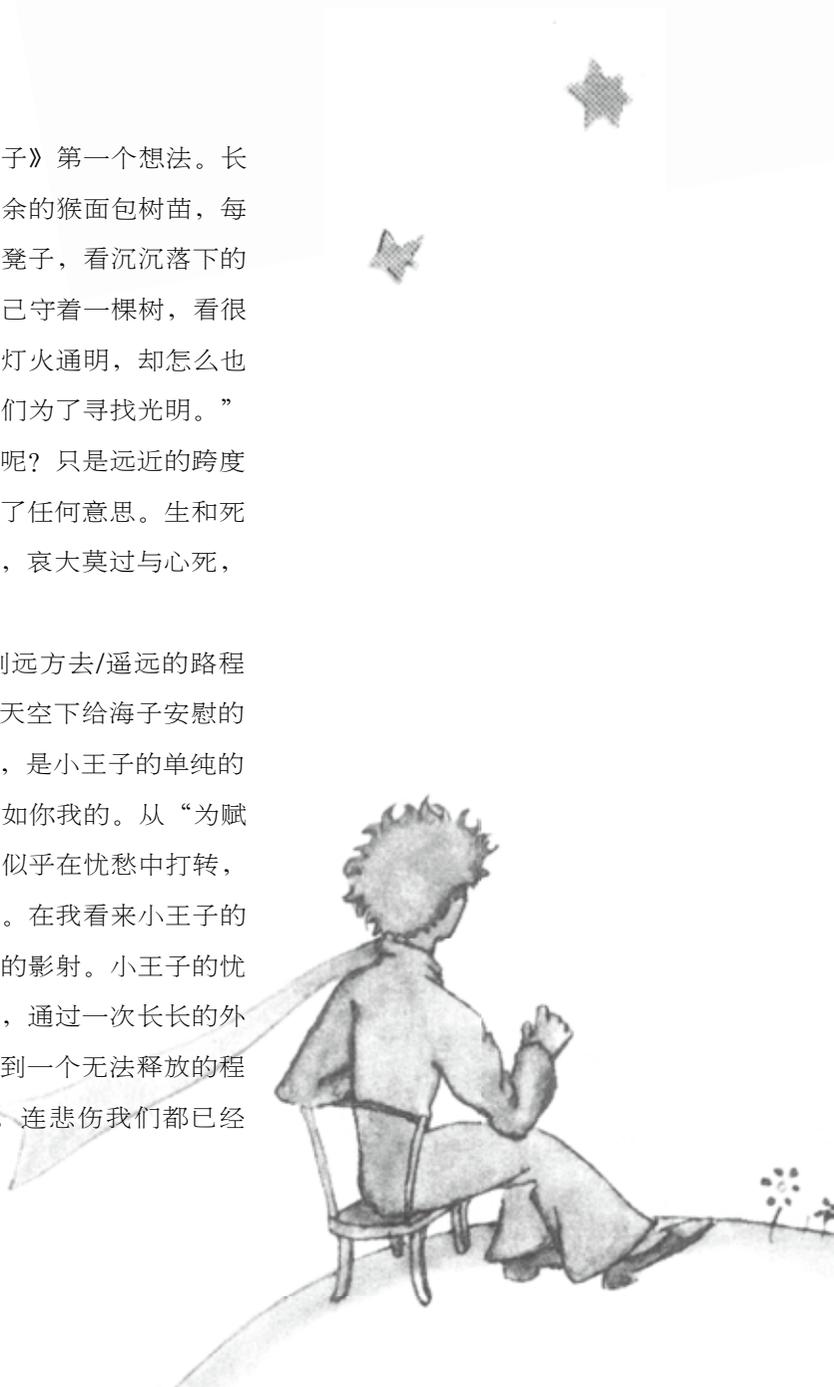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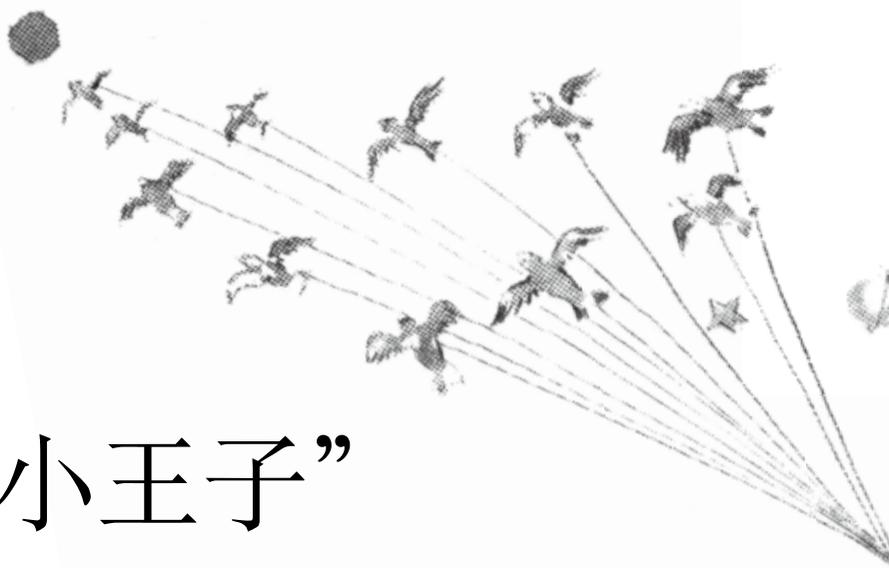
那时候，正好有一对母子从我旁边走过，儿子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突然，回过头来，对他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但正好那时候刮来了一阵风，母亲在风中听得不是很清楚，说：“什么？我听不见！”母亲没有听到那句“我爱你，”因为风把那句话吹跑了。

#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王子”

天堂村第七路

小王子不知道有没有长大？这是我看完《小王子》第一个想法。长大的小王子不知道是否还守着那一株玫瑰，拔掉多余的猴面包树苗，每天打扫他的火山的通道。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挪一下凳子，看沉沉落下的太阳。小王子说，那天他看了44次日落。我曾经自己守着一棵树，看很久的夕阳，然后发现太阳落下，黑暗就来了。虽然灯火通明，却怎么也照不亮心的角落。顾城说，“我们走了这么远，我们为了寻找光明。”如果远近可以用距离衡量的话，那光明用什么衡量呢？只是远近的跨度不足以让心灵的距离前进一厘米，那么距离就没有了任何意思。生和死的距离是一字之遥，却是人生的劫难。心灵也一样，哀大莫过与心死，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海子在《黑夜献诗》中说：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在苍茫的天空下给海子安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给小王子安慰的是什么，是小王子的单纯的心吧。小王子似乎一直沉溺在自己的忧伤中，也正如你我的。从“为赋新词强说愁，”到“借酒消愁愁更愁，”这些变化似乎在忧愁中打转，捞起来的是岁月的记忆，回头想的只是孩童的甜蜜。在我看来小王子的忧伤似乎是作者刻意加上去的，是大人的一种心态的影射。小王子的忧愁似乎可以通过和玫瑰对话缓解，通过看日落抒发，通过一次长长的外出忘怀。只是你我的呢？或许我们已经长大，长大到一个无法释放的程度，然后没有盼望的活着，没有芳草，没有日落，连悲伤我们都已经





习惯，然后等死。这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人生的病态。从忧伤走出来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在死亡的路上。只是小王子却可以化解它，他有他的情绪和方法，或许重要的已经不在于情绪和方法，而是在于心。

佛家也讲修心，最后修成一块石头。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石头的心和死了的心有什么区别呢？小王子让作者给他画一只羊，作者一直画不好，最后画了一只盒子，然后说：“羊在盒子里面。”小王子脸上绽开了笑容，因为那是他想要的。然后喃喃的说：羊睡着了。作者说：“遗憾的是我无法透过盒子看到羊，我也许和大人有点相似。我恐怕是老了。”在杨德昌的电影《一一》，8岁的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这也同样是一种老的心绪，和时间年龄无关，拷问的是你的心。

在羊的问题上至少看到两种的看，一个是单纯的看，用单纯传仰望，最后有了盼望。另一个是看不到，眼睛看不到，心也看不到。最后就老了。这样的单纯的心让我想到了《圣经》里的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的之事的的确据。如何用语言描述，那已经不重要了，语言也已经不能穷尽阐述他，心的体会才是人生最美的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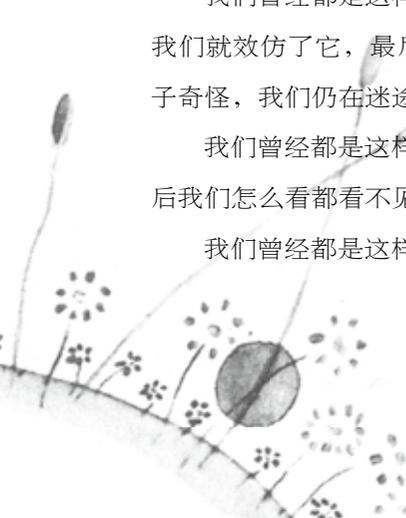
小王子去寻找他的心结，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发点。那里有他的玫瑰，有他的火山和他自己的日落。他也许不需要泅渡时间的河流，回到原点的那刻，他已经长大了。

总在想小王子的玫瑰是他的爱情吗？或许他还不知道爱情。是他的童话吗？在电影《苏州河》里有这样一句对白说：“总有人相信童话。”如果爱情是一个的童话，就总会有人为了这个童话付出代价。那爱情究竟算什么？仅仅是两个人在一起吗？仅仅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吗？如果是，那么爱情的两人世界就是缩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仍然是一场惨无人寰的浩劫和灾难。在小王子眼中那朵玫瑰是唯一的，尽管有时候他骗了小王子。小王子的爱情是奔逃后的回归，继续守着她，给他戴上罩子，防止羊吃了它。或许这才是爱情，是一种回归，不是回归到本性，而是回归到更高的爱和守望。或许这是我给小王子强加的爱也一如他的悲伤。

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王子，只是后来迷失了。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看见了很多，看见他们奇怪的做法。我们就效仿了它，最后就成了我们的习惯和生存法则。小王子觉得大人奇怪，然后回到起点。我们觉得小王子奇怪，我们仍在迷途上。

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王子，只是后来不懂得看，不懂得爱。用眼睛看看不见的爱，非要看见了才相信，最后我们怎么看都看不见，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我们老了，就在死亡的边上。

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王子，只是长大了，就忘记了。



# 小德兰的心灵之语

——《灵心小史》再版

华姿

初识《灵心小史》，是在2003年夏天。

当时我正在写作《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在一本有关德兰姆姆的小册子里，作者提到了小德兰修女，但只有寥寥数语。这个曾经在精神上深刻地影响了德兰姆姆的小修女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很想知道。于是我去花园山的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小书店里寻找有关小德兰的书，但一无所获。然后我又到汉口的一家天主堂去找，也没找到。之后不久，我见到了诗人李建春，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说起这事，他说他手上就有一本小德兰的书，是小德兰自己撰写的回忆录。

就这样，我第一次读到了这本书，是文学评论家苏雪林教授翻译的，书名译为《一朵小白花》。

2004年4月，童话作家王晓晴从北京来武汉，在冯海家中小住。当时她刚信主不久，对于基督教的教义还有诸多不解，而且当时她已身患绝症。于是我跟她分享小德兰的“神婴小道”。我说，要把全部的教义都理解通透，恐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效仿小德兰，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变成一个婴孩，像一个婴孩完全地信赖他的父母那样，完全地信赖天父，挚爱天父，就可以了。

小德兰24岁便因病离开人世，她在病中是如何信靠天父而始终保



持喜乐和盼望的呢？我希望晓晴能够从小德兰的经历和体验里获得启发，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走最简单最质朴的“神婴小道”。于是，在她回北京的时候，我专门跑到中南路的一家复印店里，把《一朵小白花》复印了一份，送给她。

因为太爱小德兰，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又托朋友和弟弟的客户，在台湾买到了《灵心小史》的几个不同版本，还买到了一套《圣女小德兰书简》（上下册）一女作家张秀亚翻译的，还找到了小德兰的一些诗歌作品，还买到了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先生研读小德兰的论著《爱的科学》。

不过，这些书全都是教会（天主教）内部出版的，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我想多少会受到限制。因为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发行，教外的读者恐怕很难读到，又因为其表述方式多少有些教会化，教外的读者即使读到，也恐难以理解。

再后来，因为《在爱中行走》、《赐我甘露》及《奉你的名》等几本书的影响，我还收到了河北的天主教兄弟（缘份的天空和爱中守望）送给我的几本有关小德兰的研修著作。不过，这些著作也都是教会内部出版的。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个愿望，就是用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和语言，把小德兰的“神婴小道”以及“爱的科学”重新讲述和阐释，然后公开出版，以使那些对教会语言和方式感到隔膜的读者，也能从中得益。

因为没人愿意出版，所以这个愿望到如今为止还未实现。但刚刚上市的这个版本一由教会外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这个版本：《灵心小史·让爱撬动地球》，对我的这个愿望多少是一个安慰。



# 泉水（外一首）

温德尔·贝里著/张蕾译

在一个没有圣徒和圣殿的村子里  
有一个人到泉水之地做了一次  
朝圣者旅行，在他心灵干渴的那些年  
那里一直是他向往的地方。  
人们给它们取了名字，  
长久地呼唤它们。  
水流从泉眼处涌出，  
发出声响和光芒，  
珍藏着其中的韵味，  
水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令人赏心悦目。  
他弯下腰喝水，身体贴近大地。

## 愿望

我所眷顾的一切最终都会消亡，  
我所有的欢乐，我生养的后代  
果园、田野，和那静静地站在树丛中的  
百合花，以及树木、山坡、整个大地，  
这一切不是在人类的罪恶中燃烧  
就是在岁月中消失。愿世界  
带我进入那黑沉沉、没有星光的睡眠，  
我便知道，来自我的微弱星光，  
已融入那颗永恒的种子，  
所以，我要向神屈身敬拜，  
我站在大地上犹如一棵田野里的树  
无须匆忙，没有遗憾，向着标杆走去  
我的人生是屈身向下，像耐心的小草。



# 你老了

天堂村第七路

你老了。  
走一段就要休息一会  
你看见  
我的时候  
像个孩子  
我曾经在你的怀里长大  
我曾经是个孩子  
你现在是个孩子

你老了。  
见到亲人  
然后问，你好，你是谁啊  
你每次见我  
都能一眼认出我  
拉着我的手  
不让我走

你老了。  
每天都在喋喋不休  
重复很多年的话  
还能继续重复多少日子呢？  
你半夜有时候起来

看着我  
我想起那个一个梦  
那个梦是你曾经讲给我听

你老了。  
我走的时候  
你把所有藏起来的东西  
都拿出来  
堆在我的包里  
我说，太多了，拿不动了  
你就开始不高兴  
我走了，  
你一个人坐在阳光下  
有影子在你旁边  
就像小时候的我

有一天  
我也会老去  
有一天  
我像影子一样仍在你旁边  
轻轻的给你讲  
那个梦的故事





# 冬天的秘密花纹

——读怀斯画而作

高鹏程

## 消失

远山在光线的下沉里迅速后退。寒冷  
使这幢白色的房子看上去更加破败  
像一只生锈的铁皮奶罐。风从四面八方挤压着它

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屋顶的老式吊灯  
光线迷离、沉重  
灰尘一般落在厚厚的原木餐桌上。

这是很多年前

我从附近的树林里搬来的一截原木  
很明显，它在朽坏，它和我一起衰老

风沿着墙壁的裂缝钻进来。挂在墙壁上的大衣

保持着去年的形状——

它在变脆，纤维里的声响，像细微的骨折

很久以来，对于这幢房子，我曾以为，是过于  
严酷的冬天损害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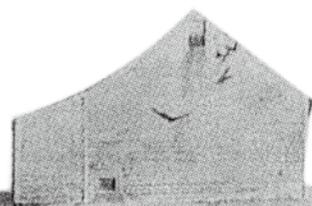
但不是，它的裂缝，来自房间内寂静的膨胀

是的，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人从远处来，没有人  
敲过我的门

即使是在睡梦中

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消逝。包括这幢房子  
老式吊灯、壁炉

以及原木餐桌厚厚灰尘下不再清晰的木纹



## 降雪之风

相对春天，我更钟情于  
描摹那些接近泥土的颜色。它们木讷，隐忍，  
有着更为长久的力量

如你所见，  
我用三十年的时间，见证了克里斯蒂娜的一生  
用十六年，见证了黑尔嘉的衰老

我习惯用粘稠的蛋彩，画下她深草绿的外套  
褐色的长发、皮肤  
皮肤下，河流的泛滥。在窗外最后一缕

光线沉落之前。我画下遮住她身体的窗纱  
一个白日梦。在一场风  
到来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快而什么又是慢。

是的，在最后一场降雪之风  
到来之前  
原野上，挂在树上的落叶的下降是慢的  
树下，苹果的腐烂是慢的。钟摆是慢的。

而我的担心在于  
我还没有画下覆盖她的窗纱一个人的身体已经  
爬满了墙壁一样的裂纹

## 深草绿色的外套

这是宾夕法尼亚费城郊外的冬天。很多  
冬天中的一个。原野广大  
近处是低缓的土坡。牛栏。牛奶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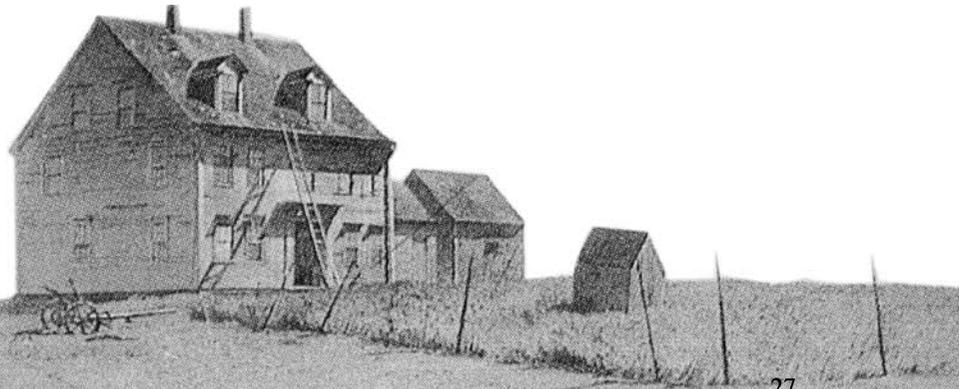
他看不清楚她的样子。似乎很久以来她  
一直就在那里。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风吹着她弯曲的后背，和深草绿色的外套

后来，它专注于对一双挤牛奶的手的雕刻  
很明显，它雕的很耐心。  
它不像对付那只铁皮牛奶桶一样莽撞

它取走了她手背上的光滑，外套上的  
绿和眼神里的清澈  
她似乎毫无觉察

风转身的时候，他看见了  
它藏在皮袍下的刀子和一丝  
狡黠的微笑

他试图呼喊，声音  
迅速枯萎，从脸上消失。



# 水中那神奇的光线

范学德

那是个春日，下午的太阳又大又亮，从高天上撒出了大把的白光。水蓝色的长空边上，飘着几堆薄薄的白云，湖水与小岛上的青松，都蓝得格外稠密，连一点杂色也掉不进去，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一入这深蓝之中就立刻被消音了，天地宁静。昨晚看这红岩石湖（Red Rock Lake），它还好像是中国的一幅泼墨山水画，眼下，却变成了地道的西方油画，色彩与光线都浓得怎么也化不开了。

昨天的半夜小雨，把岩石，青松和白桦树上的微尘都洗净了，巨大的红岩石表面终于露出了一块又一块的褐红色，它们与嫩绿的青苔，深灰的裸岩交织在一起，石缝中，又长出了几棵小树，身瘦，却坚毅，这一切远远地看来，就好像是一块巨大的地图。我仔细地看那褐红色的图案，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小湖叫做红岩石湖。

上午的太阳把红岩石晒热了，中午我和朋友走了好长一段山路，也热了。走到红岩石上，一个人也没有，我顺着石坡躺下，心中默默地祈祷，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看了一眼头上的太阳，白晃晃的，好像炼钢炉中翻滚的铁水，大太阳的边上出现了一圈白色的光环，刺眼，我闭上了眼睛，默默地说，哈里路亚，赞美主。太阳晒在脸上身上，干爽的温热从头上蔓延到脚上，接着又返回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了。

小鸟的歌声把我叫醒了，扭过头看过去，它正站在青翠的小白杨树上歌唱，我不忍惊动它，就又眯了一会儿眼，感觉到暖风轻轻地抚





摸着我的脸，头发，和手。我不自觉地合起手来祈祷，主啊，感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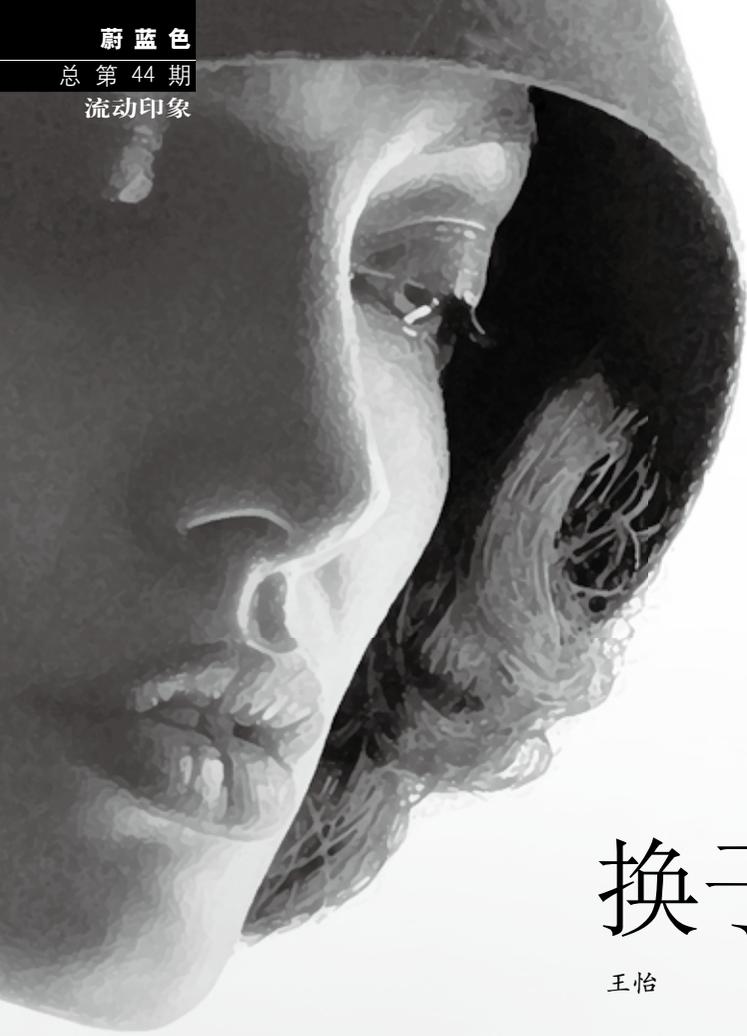
鸟儿停止了唱歌，我站了起来，顺着漫漫的岩石坡走到湖边，站着凝视远方，小小的红岩石湖，竟如此大气，长天与小岛，绿树和碧水汇成了一个画卷，春风让清甜的气息在画卷上弥漫。我在水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低头一看湖边的水，我惊讶了，怎么会有金光？是我眼睛花了吗？我赶紧揉了揉两下眼睛，再仔细地瞧，没错，是金光！金光在湖水中摇动，随着轻轻的水波，一会儿起，一会儿伏，这一处明亮，那一处黯淡，就好象是撒哈拉沙漠中的金色沙丘。

多么奇异的线条，没有一条是直线的，没有一个正方形，长方形，条条曲线交错，构成了一个金色的网。这网不是铺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撒在千山万壑之中，随着山脊，巅峰，它拉出了一条条金线，一个个网口又被群山扯成不同的形状，这儿的金线粗旷，那儿的金线纤细，但伸向洼处后，都成了一片黄褐色，形成了大漠中形状万千的沙坡。在那金线交汇的地方，有一个亮点，或大或小，或方或圆，好像是一块块的宝石，发出了洁白的亮光。

风在动，水波起伏，每一条金线都在晃动，一会儿变粗，一会儿变细，明明暗暗就在顷刻之间，这一个金丘刚刚成型，立即又被扯成新的样子，那一个坡底黯淡了片刻，几丝明亮又为它带来了新光。随着金色之网在群山之间不断地变形，每一个小山洼中汇集的湖水也在不断变换颜色，深蓝，淡蓝，金黄，桔黄，大块的蓝紫色深邃，一条蓝紫色穿过金黄，仿佛流星穿过夜空一样飘逸。

我可曾见过这样美丽而又奇妙的线条？记得那年去纽约，苏牧师带我看现代艺术馆，MoMA。里面有一个多馆全都是 Brice Marden 的画，Brice Marden 画的就是各种线条在各样的颜色之中。当时我想出了一句话：“宇宙是曲线的。曲线如水，在不绝不息的流动之中。但色彩呢？是风？”但我没有想到光，没想到来自天上的光撒在了一片大水中，它闪着金光，在水中弯曲起伏，这是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的，也是任何画家怎么也画不出来的。

那一天我想到了一句话，神是光。以往思想这一句话时，我只想到了光象征着纯洁，但站在红岩石湖前凝视着水中的天光，我突然明白了，神是光，这也象征着无比的美好，和那不可言说的奇妙。



# 换子疑云

王怡

伊斯特伍德越到晚年，风格越是沉郁、透彻，灰白、平缓。《换子疑云》是部伟大的电影，取材1928年的“怀恩·威尔虐杀儿童案”。许多议题在我心中拥挤，不知一篇短文中，拿出来说与不说。

20年代的洛杉矶，克瑞斯汀娜，一个电话公司的单亲妈妈，她7岁的儿子华特走失了。几个月后，警察送回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华特。队长说服克瑞斯汀娜，孩子在磨难中会面貌大变。但孩子的身高、牙医记录、对老师同学的记忆，甚至被割掉的包皮，都显示他是人家的孩子。几个回合后，警方为掩饰错误，将克瑞斯汀娜扔进了精神病院。

那里还有许多被警方扔进来的人。公共权力与心理学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强势的一种世俗宗教。克瑞斯汀娜与“病友”及医生的对话，精彩扼要地凸显了这个议题。当警察和医生合谋，形成一个解决人的问题的“伪祭司”群体时，一个荒诞的后果，就是私人知识（无论是信仰、还是母亲的情感与记忆）开始丧失合法性。

这是我舍不得打住的话头。不过伊斯特伍德拍的，并不是另一部《飞越疯人院》，也不是新版的《洛城机密》。因为有一个声音，一开始就很突兀地介入了进来。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布里格拉伯。在华特失踪两周后

的主日布道中，高声宣称，克瑞斯汀娜虽不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却和我们一样是这座罪恶城市的市民。我们一直为她祷告，也希望警方继续努力。但是，“鉴于洛杉矶警察局是落基山脉以西最腐败、最无能、最不知羞耻的政府机构，我不能信任他们。”

牧师主持一个电台节目，他的布道也在电台直播。警方恨死了他。几个月后，他给克瑞斯汀娜打电话，说我们该见个面了。他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揭露这座城市的罪恶，每一天，在臭水沟里，在精神病院，都有一具被抬出来的尸体。克瑞斯汀娜回答，我没那么高的目标，只想我的孩子回来。布里格拉伯牧师说，你的孩子不是第一个，但你若做出上帝喜悦的选择，你的孩子可能是最后一个。

克瑞斯汀娜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布里格拉伯牧师在广播中发起了声援运动。直到他带着律师，去精神病院将这位母亲带了出来。克瑞斯汀娜不依不饶地寻找着华特。不久，连环杀人犯怀恩·威尔被发现，挖出了近20名儿童的遗骸。在接连的听证会与诉讼中，市民走上街头，支持这位坚毅的母亲。警察队长被解职，终生不得录用。

影片对怀恩·威尔的描绘，也惊心动魄。因为3个孩子曾逃出去过，当时又没DNA技术，克瑞斯汀娜宁愿相信华特没有死。法庭上，威尔冲到她面前说，我没有杀华特。这强化了她的执拗。结案后，仍继续寻找她的孩子。威尔执行绞刑前，写信说，如果克瑞斯汀娜愿见他最后一面。他将说出真相，帮助她恢复正常的生活。当克瑞斯汀娜站在他面前时，结果威尔彻底崩溃了。他说，我没想到你真来。写信是一回事，当面说是另一回事。我已在神父面前忏悔了。神父说，上帝会饶恕我的。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再说谎。

克瑞斯汀娜抓住威尔，一遍遍地逼问他。柔弱母亲与杀人恶魔，一个对生的盼望，一个对死的恐惧，天国与地狱、短暂与永恒的倒转，使他们颠倒了角色。克瑞斯汀娜以下地狱来咒诅他，威尔在恐惧中瘫软，竟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被巨人拽在手中。威尔走上绞刑架，对旁边的神父说，我坚持住了，没有说谎。我会上天堂对吧。他被戴上黑

色头罩，唱起了小时候妈妈的歌。叫我听见了这一生从未听说过的一曲

《平安夜》。满腔的恐惧，仿佛一个从地狱传回来的声音，“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一位先知式的传道者。最近读《儒家的困境》，



汉学家狄百瑞颇有洞察力，他比较《旧约》的先知和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说真正的君子，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正。所以君子与帝王的张力，是公共传统中的重要议题。但自我修行的君子和蒙神呼召的先知不同，君子扮演一个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角色，但他们一没有得到过百姓的托付，二也没有从昊天上帝那里获得启示的支撑。因此儒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悬在空中，两头没有着落。

刘军宁先生读《旧约》，发现先知有两种。一种是宫廷先知，有意思的是，宫廷先知全是假先知。只说君王喜悦的话。一种是旷野先知，有点像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旷野与宫廷，换成我们的话，就是江湖和庙堂。

不过刘先生说，二者还是不同。因为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敢向君王说不，却不敢向所有人说不。旷野先知，就如耶利米或施洗约翰，却是向整个族群、社会和国家说不能的。当他们领受一个呼召，上帝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他们说到一个地步，这世上满了罪恶，连一个义人也没有。整个国家若不悔改——他们这样咒诅说，雅各的子孙必将灭亡。基本上，这已到煽动颠覆国家的档次了。

鲁迅差不多是对所有人说不了。但鲁迅也和施洗约翰不同，因为约翰穿着骆驼皮，吃着蜂蜜和蝗虫，愤怒指责君王和民众的罪孽。但他知道自己对不义的指控，并不是一份宣判，而是对悔改的呼召，对恩典的预言，是在为一位救主预备道路。但在鲁迅的生命中，否定的意志强过了爱。对罪恶的指责，就变作了对审判的僭越。

布里格拉伯牧师的形象，教会中少见，银幕上也少见。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三重分离的职分。新约中，都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身上重合了。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领受了这三重职分。大部分牧师是祭司式的传道人，少数是先知式的传道人，就像影片中的布里格拉伯，或现实中的马丁·路德·金。

或几百年前的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的创始人。如爱丁堡广场上那块不起眼的石板，上面刻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敬畏上帝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不惧怕任何人。”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这一路的传承。在1928年的美国，几乎是一个异数。经历两次大战、铁幕时代、性解放与民权运动后，到了1974年，全球福音派教会在瑞士签署《洛桑信约》，才宣称基督徒对时代与文化，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怀恩·威尔案之后，加州警察再也不能把他们不喜欢或不愿带上法庭的人，扔进精神病院了。网上有人问，我们离1928年的洛杉矶有多远。媒体、教会、舆论、法庭、听证会，一个有勇气的受害者，一群被鼓励的市民，构成了当代“旷野先知”的舞台。但这也不是适宜的议题，我低头祷告，因为我不知道。

# 我知道是谁救了我

——《金陵十三钗》

天堂村第七路

去看《金陵十三钗》（简称《金》）大半是因为严歌苓。严歌苓以往的小说，喜欢以大历史为背景书写极端困境下的女性传奇，或生或死，或美好或罪恶。这些里面都有令人静下来思考的东西，而向以故事短板为国人所诟病的导演张艺谋也从中嗅到了故事的精妙和张力。

《金》在故事上的处理的确让张艺谋的状态有了回升，在整个《金》中确实做到了足够的隐忍和爆发，正如电影里琵琶声中的克制和幽怨。不过在“秦淮景”段落幻觉场景的处理上，被作为导演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的团体操后遗症所诟病。

《金》可以算得上一部不错的作品，尽管张艺谋很努力，却仍然无法做出类似《钢琴家》以及《辛德勒名单》之类电影的深刻反思。中国式电影的战争反思，相较之前的主旋律多少有一些进步，但总感觉仍是在隔靴搔痒。眼泪对于反思，不应该是证明，而是敬畏。感动对于反思，不应该是故事，而是人性的天平，这恰恰是《金》所缺少的。

龙应台在他的《大江大海》中发出这样的疑问，战争有“胜利者”吗？所谓的胜利和失败都注定背负沉重的人性拷问。当学生们看到妓女进入教堂的时候，已经做出了第一个判断。一个在道德的高点，一个在低点。学生看见妓女，首先看到的不是和自己一样的逃难者，而是首先用道德判断认为她们

是妓女，是低人一等的人，是肮脏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生活在人中，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差，或者说我是个全然败坏罪人。或者我们太多的时候觉得自己只是不够好，但永远不像别人那样坏。其实，一个战场中，一个世界里，我们难道都不是一样的罪人吗？我们都是逃难者，从伊甸园中堕落在人间地狱里。每个人中总有一些善，因为我们还未曾沦落为魔鬼。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战役的烧杀抢掠者，我们也同样是战役的中的受伤者。因为那是人类的共性，罪恶和美好都曾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看到的不是认同，而是区别，看到的不是苦难，而是优越感。

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道德的抉择，也是很多人为之纠结的妓女和女学生的生命谁更值得拯救的问题。这种看似不等价值交换的讨论其实很多年就有，当年有大学生救落水的农民而死去，就展开了值得不值的争论？这里仍绕不过这个命题。

国人思考类似的命题首先的出发点是值得不值得，或许我们永远不明白《拯救大兵》中，为何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救一个人。我们的观念中，很多是对等的才值得去做。人生有时候是个悖论，是无解的。只有思考谁更值得拯救转化到为什么她们要去拯救她们，才能让自己摆脱价值观上的困境。很多事情是无法用价值的体系来衡量，也无法说，谁更值得活下去。把电影的逻辑延伸似乎是：纯洁的人更应该活下来。可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谁才能算是真正的纯洁？尽管电影使劲表明妓女赴死是自己的选择，女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但仍然没有回答出我们需要的答案。连我们在看电影的同时，都觉得妓女的死会比学生的死让我们好受一些。这就是我们的道德逻辑，这也就是国人在接受基督教的福音时候出现的困难。一方面，他为什么救我？另一个方面他救了我，我需要做的更好，来证明我值得被救。所以，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是的确需要被拯救，也很难明白何谓白白的恩典。救赎我们的不是基督，而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信靠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己投射出的宗教。

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纯洁”的人，也不存在一个值得拥有救赎功劳的人，按着《圣经》讲，“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人在靠道德得救是绝对绝望的。所以，我们被拯救不在乎我们的义而在于基督的恩典。

抉择是最难抉择的抉择。从《唐山大地震》到《赵氏孤儿》到《金》。好故事从来不缺乏演绎者，在众多故事中唯有《苏菲的选择》既看到悲痛的同时也看到怜悯。《金》在处理抉择上，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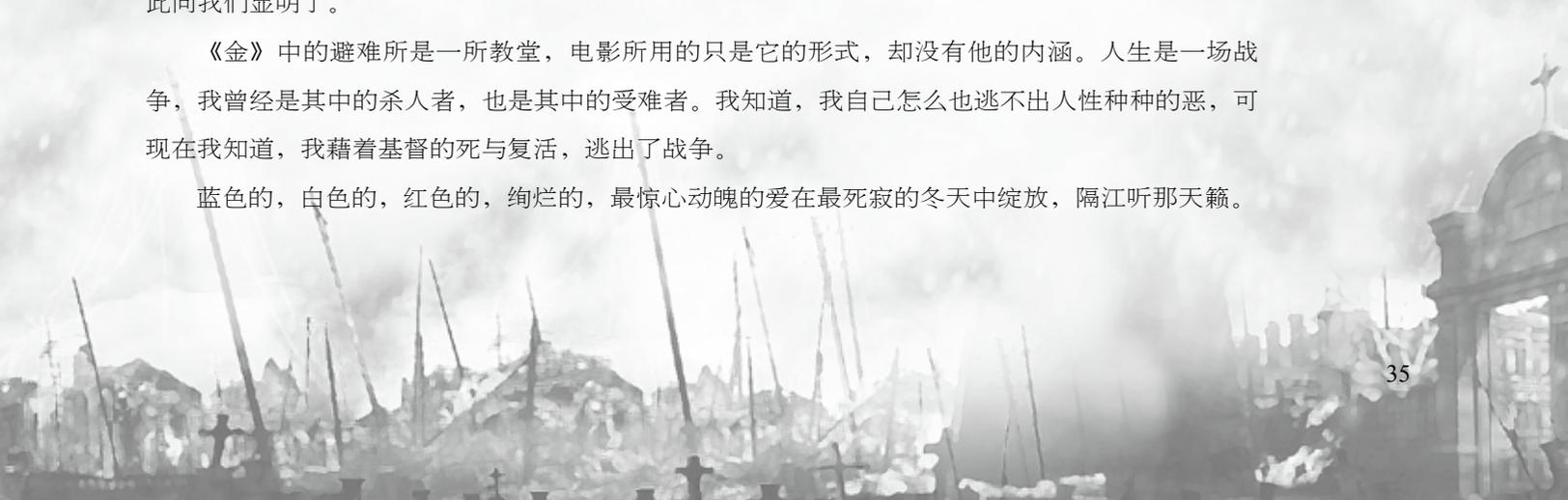


是缺乏说服力的。贝尔从人殒师到英雄的转变，豆蔻以及香兰的死。除了主角以外，剧中的人物大多是平面的，或者仅是二维的。美国影评人多德·麦卡锡曾在《好莱坞报道》发表了一篇评论，明确表达了他的质疑，质疑主要是针对核心人物的这种转变，“不可否认，在和平时期品行不端的人身上，当他们被号召从事伟大无私之举时，会显露出之前所隐藏着的高尚情感和道德。但不管从现实世界或电影本身来说，关于这一巨大转变的环境和方式都是不真实和不可思议的，其中的谋算和衡量被略去了，让最终结果的可信度，或者说，它所应该具有的力度大打折扣。”

即使这样我们仍被这种救赎的人性光辉所感染，从教官舍生取义上，从玉墨以及另外12人赴死义无反顾上，从贝尔留下坚守上，我们读到了人性中善的美丽和伟大。一群人的赴死，换来另一群人的复活。只是这有限的一群只能救有限的另一群。当我们在感动中看到了舍命留血，却忽略了最大的牺牲。最大的牺牲在我们看来是个悖论，因为我们全然败坏，不值得救。因为我们彼此为仇敌，他不该救。最大的牺牲在我们看来是最卑微的马槽，最赤裸的十字架，他却成就了最大的惊心动魄的爱。《罗马书》中写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金》中的避难所是一所教堂，电影所用的只是它的形式，却没有他的内涵。人生是一场战争，我曾经是其中的杀人者，也是其中的受难者。我知道，我自己怎么也逃不出人性种种的恶，可现在我知道，我藉着基督的死与复活，逃出了战争。

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绚烂的，最惊心动魄的爱在最死寂的冬天中绽放，隔江听那天籁。



# 阿吉雅一个真实的故事

佚名

那是在1921年。大卫·弗拉德和斯蔚夫妇（David and Svea Flood）带着他们2岁的儿子从瑞典来到非洲的心脏，当时还称作比属刚果的地方。他们遇见了同样来自北欧斯堪迪纳维亚地区（Scandinavian）的亚埃瑞克森夫妇（Ericksons）。他们四人一同寻求神的旨意，都觉得主要带领他们从一个宣教中心出去，并将福音传至边远地区。

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恩道乐拉（N'dolera）的村庄，可是酋长拒绝他们进入他的领地，因为害怕他们的到来会使人们远离本地的神。两对夫妇只得在半里之外的山坡上盖了小茅屋居住。

他们为属灵的突破而祈求，但是却一无所获。唯一与他们有接触的是一个小男孩，他获准一周两次卖鸡和鸡蛋给他们。身高只有4英尺8英寸的小个女子斯蔚·弗拉德（Svea Flood）心想，既然她只能和这一个非洲人交谈，她就要把他领向基督。事实上，她真的成功了。但是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疟疾却将这个小小团体里的成员一一击倒。到了一个时候，亚埃瑞克森一家相信他们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他们要回到宣教中心去。大卫和斯蔚则决定孤单地继续留在恩道乐拉附近。

雪上加霜的是，斯蔚发现她在这原始荒野里怀孕了。临盆时村里酋长的心软了下来，允许一个接生婆来帮助她。

一个小女孩出生了，他们为她命名为艾娜（Aina）。然而斯蔚因数度患疟疾而身体虚弱，这次生产更使她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她在婴儿出生后只熬过了17天。

大卫的心里起了骤变。他挖了一个粗糙的山洞，埋葬了他27岁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们回到山下的宣教中心。他一面把新生的婴儿艾娜（Aina）交给亚埃瑞克森夫妇，一面吼叫着，“我现在就回瑞典去！我失去了妻子，我也明摆着照顾不了这个婴儿。神毁了我的生活！”

之后，他去了港口，不仅拒绝了神对他的呼招，也拒绝了神。

8个月之内，亚埃瑞克森夫妇二人都因染上不知名的疾病而相继离世，那个婴孩则转交到某个美国宣教士的家里，他们把她的瑞典名字改成了“阿吉雅”（Aggie）。

当她3岁时，他们把她带到了美国。这一家美国人深深地喜爱这个小女孩，他们担心





如果他们回非洲去的话，法律上的障碍可能迫使他们与她分离，所以他们决定不离开他们的国家，也将宣教的事务转为牧养。

阿吉雅就是这样在南达科塔长大的。长成青年女子后，她就读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中北圣经学院，在那里结识了青年男子杜威·赫斯特（Dewey Hurst），并与他结婚。

年复一年，赫斯特夫妇尽情享受他们服事的果实。阿吉雅先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当她的丈夫前往西雅图地区、就任一所圣经学院的校长时，她发现那一带有着极其浓厚的斯堪迪纳维亚传统。

一天，一份瑞典的宗教杂志出现在她的信箱里。她既不知道是谁寄来的，也不认得里面的任何一个字。在她不经意翻阅的时候，突然里面的一幅照片令她瞠目结舌：原始的背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刻着一个名字——斯蔚·弗拉德。

阿吉雅跳上吉普车，飞快地奔向学院里一位教员的家，她知道他能够翻译那篇文章。

“它讲什么？”她急切地问道。

教员概述着那个故事：很久以前，宣教士们来到恩道乐拉……一个白人婴儿的出生……年轻母亲的去世……一个非洲小男孩被领向基督……以及所有的白人离开之后，男孩长大了，最后说服酋长允许他在村子里建起了一座学校。文章讲到 he 最后如何为基督赢得了他的所有学生，甚至连酋长也成了基督徒。今天，那个村子里共有600名基督徒……完全因着大卫和斯蔚的牺牲。



赫斯特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的时候，学院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趟前往瑞典的休假。阿吉雅在那里找到了已经风蜡残年的亲生父亲大卫·弗拉德。老人又结婚了，又多了4个儿女，而且常常将生命挥霍在酒精里。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中风，更糟的是，他在家里立下一条规矩：“不许提神的名字，因为神夺走了我的一切。”

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会面之后，阿吉雅提出要见见父亲的事，其他人都犹豫了：“你可以和他谈谈，”他们回答说，“虽然他现在病得很厉害，可是你要知道，每次一听见神的名字，他就火冒三丈。”

阿吉雅没有知难而退，她走进肮脏的公寓，踏过满地的酒瓶，来到正躺在乱七八糟的床上的73岁的老人的身边：“爸爸？”她试着呼唤着。他转过脸，哭了起来。“艾娜，”他说道，“我从来不想把你送掉。”“没什么，爸爸。”她说，将他轻轻搂在怀里，“神照顾我。”老人一下子倔强起来，他的眼泪也止住了：“神把我们都忘记了，都是因为他，我们今天才活成这个样子。”他的脸再次转向墙壁。阿吉雅并不放弃，她抚摸着他的脸，继续说，“我有一个小故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要说给你听。你没有白白去非洲，妈妈也没有白白死在那里。你们为神赢得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他为基督赢得了全村。今天，因着你们生命中对神有过的忠心，600个非洲人在事奉主……”“爸爸，耶稣爱你，他从来没有恨过你。”老人转过神来，望着女儿的眼睛。他的身体开始放松下来，他开始讲话。就在那个下午，他又回到他弃绝了好几十年的神那里。后来的几天，父女一起享受着温馨的美好时光。阿吉雅和丈夫很快就不得不回美国了。几个星期之后，大卫·弗拉德也回到永久的天家。

几年后，赫斯特夫妇到伦敦出席一个大型的福音派聚会。会上一位来自扎伊尔（前比属刚果）教会的代表，代表全国110000万受洗的信徒讲话，介绍福音是怎样传遍整个国家的。过后，阿吉雅迫不及待地问他是否听说过大卫和斯蔚·弗拉德。“是的，女士，”那人用法语回答，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我是斯蔚·弗拉德带领信主的。我是在你出生之前，为你父母送食物的男孩。直到今天，你母亲的墓和对她的记忆仍是我们的骄傲。”他流着泪久久地拥抱她，然后继续说，“你一定要去非洲看看，因为你妈妈是我们历史中最著名的人。”

阿吉雅·赫斯特和丈夫果然成行，他们受到村民们热情欢迎，她甚至见到许多年前她爸爸找来用挂蓝将她背下山的老人。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是在牧师的引导下，她来到亲生母亲的十字架前，跪在土地上祈求与感恩。

那天，牧师后来在教会里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 “先知” 杨小凯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sup>(1)</sup>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缪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sup>(2)</sup>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sup>(3)</sup>

十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sup>(4)</sup>



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sup>(5)</sup> 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軾曾竭力向中国社科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軾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三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五十六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





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十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不通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



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sup>(6)</sup>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sup>(7)</sup>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sup>(8)</sup>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诚，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sup>(9)</sup>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2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

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五十六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家，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華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 注释：

- 1.杨小凯、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载于北大在线主编：《2002年北大最佳讲座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 2.周其仁在杨小凯追悼会上的发言。
- 3.杨小凯《我的一生》，载《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明镜出版社，2004年10月。
- 4.陈益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载《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明镜出版社，2004年10月。
- 5.《牛鬼蛇神录》，原名为《被囚禁的精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 6.赵凌：《逝者杨小凯》，《南方周末》经济版，2004年7月15日。
- 7.秋风：《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白领2005（<万科>周刊精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5月。
- 8.参见杨小凯著作《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该文认为，正是自由分工和自由宪政的缺失，导致百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原地徘徊。
- 9.杨小凯：《我的见证》。

# 上下 (十九)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 主再来

### 划开天地的闪电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马太福音》24：27，29-31

天被撕裂了，日月黯淡，众星坠陨，宇宙震动。那就是基督再来时的光景。本体的直接临在就是一切伪现象的末日。现象就是为了“现”本体之“象”，凡没有“现”出本体的具象，就是伪现象；在本体显现的时候，内在空虚的伪现象就坍塌了。基督的再来是本体的直接在场；基督的再来是本体与现象的直接同一。



基督的“道成了肉身”是现象的渊源；本体若不在现象里面，现象“现”的是何人之“象”呢？基督的再来是现象的归宿；若本体未曾在现象中“现”过“象”，则历史终点就无现象存在，也就是说，在历史终点露面的，就不是现象里面“现”出的那个“象”。在历史终点再来的必须是在现象里面已来的，否则，本体就未曾在此岸现象。本体不灭，所以，已来的还会再来；本体不灭，由此，再来的就是已来的。本体不灭，所以，现象不灭。如果现象“现”的就是本体之“象”，本体的“在”就在现象之中了；现象就是本体之“象”，本体在，现象就在。在历史终点来的，不是天父，仍然是满有天父生命的基督（即圣子）。本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体。从来没有龟缩在彼岸的抽象本体；凡不能现象的，就不是真正的本体。到了历史的终点，仍然是现象，而不是现象之外的所谓“本体”。本体就是“现”了“象”的本体，从始至终都是“现”了“象”的本体，所以，到了历史的终点，还是“现”了“象”的本体，因为在现象之外根本没有本体。本体就是“现”了“象”的本体，现象就是“现”本体之“象”的现象；在本体之外，没有现象，只有假象；在现象之外，没有本体，只有抽象。千万不要把再来的基督，描成一个灵魂的再现，一个抽象理念的最终显现，一个自在之物的纯粹形态显示；再来的基督仍然是现象的基督，将再来的基督抽象化，纯粹化，灵体化，不仅扼杀了现象，而且扼杀了本体，因为本体只能是“现”在“象”里的本体。如果基督没有在此世来过，则上帝就未曾在此岸中“现”过“象”；如果基督没有在历史终点再来，上帝就从未在此岸中“现”过“象”（若历史终点显现的上帝与此岸中显现的上帝不一致，则此岸显现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从而，上帝就从来没有在此岸显现过）；如果上帝从来没有“现”过“象”，他就根本不是上帝。从来没有登临有限之地的，可能是无限吗？没有“现”过“象”的上帝也不是上帝。基督的再来是基督已来的保证。如果基督不能再来，已来的就不是基督，换言之，“现”了“象”的就不是上帝。然而，基督的已来又是基督再来的前提；如果上帝不是已经“现”了“象”，到了历史的终点，他也无“象”可“现”，因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象的结束（从而，也是现象的永恒）。

凡“现”了本体之“象”的现象，在本体直接在场的时候，就被本体“召聚”而归回本体。本体的终极在场，仍然是现象的，从而，所有的现象才可能终极性地与本体同一。所有未曾“现”本体之“象”的伪现象，就只能对着本体“哀哭”了。现象本应是本体之“象”；把具象作为自在的依据，从而，为具象而具象

者，已经违背了现象的应有本性。没有“现”本体之“象”的具象，根本不是现象。本体的终极临在，不仅揭穿了伪想象不具有本体，而是显明了伪现象根本不是现象。罪人不仅没有永生，罪人连今生都不曾真正具有；“永”是“生”的实质（即本体），没有“永”，“生”就是假的。基督的再来，不是显示一个空洞的“永”，而是实现了所有真正的“生”。正因为此，基督的再来，仍然是现象的，而不是抽象的。“再来”意味着现象的重复，而不是抽象本质对现象的替代。已来的和再来的都是同一位基督，所以，“再来”可以被称为“再”来。基督永远是现象的。

## 如贼来到一样的临在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

——《彼得后书》3：10-13



基督的再来是现象的，因为基督已经作为现象来过。永恒的效力就是长存；再来的效力就是已来。不长在此岸“现”着“象”，再来的就不是永恒的。基督再来的现象意义，不仅在于再来时候的具象形式，而且更在于此岸的永远现象。“再来”不是一个持续退后的未来事件，而是一个不断逼近的当下现象。“再来”已经发生着，所以，“再来”才是现象的。那火烧不烬，雷劈不掉的，就是“再来”的。那“再来”的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已来”的，才能“再来”；不灭的，永远长在。再来，就是焚烧；在永恒的烈焰里面，所有不具有本体的空虚具象都被烧尽。再来，同时是呈现；在永恒烈焰里面，永恒本身显示出来。“形质”的废去，就是为了显明不会废去的本体。“义”是永恒的，从而，“义”是本体。那不会“销化”，不会“熔化”，不能“烧尽”，不能“废去”的，就是“义”。“义”不会灭；灭的都是恶，即罪。“义”的终极性，不在于为终极而终极，而是为现象而终极，或者说，在现象中已经终极了。“义”是不灭的，从而，已来的“义”成为再来之“义”的应许。再来之“义”已经来过，所以，凭籍已来的“义”，可以盼望再来之“义”。在“圣洁”和“敬虔”里面，永恒的“义”已经被先行具有。“圣洁”和“敬虔”是先临的“新天新地”。“义”是永恒的，所以，在“仰望”之中，已经具有了被“仰望”之物，从而，“义”是现象的。“义”的终极效力就是现象。“义”的落脚点是现象。若“义”不能在“仰望”中先临，“义”就毫无实在意义。“圣洁”和“敬虔”都是此岸的状态，所以，“圣洁”和“敬虔”都是现象的；“圣洁”和“敬虔”持守的是不灭之物，从而，“圣洁”和“敬虔”是本体的现象。因为已来的不灭（即不灭的已经来了），所以，已来的会再来；因为已来的会再来，所以，才有盼望；因为可以盼望已来的再来，所以，才可能持守那已来的。“再来”必须与“已来”彼此辉映。本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体。未“现”出“象”的本体不是本体，未“本”在“体”上的现象也不是现象。“再来”的必须“已来”，“已来”的必须“再来”，从而，“再来”的与“已来”的才是同一个永恒本体。“已来”的是“本”着“体”的现象，从而，“再来”的才是“现”了“象”的本体。“圣洁”和“敬虔”是永恒之“义”在此岸的先行显现，从而，永恒之“义”也是现象的。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们要





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马太福音》24：36，42-44

本体的现象是最高的张力。本体的现象就是永恒与时间的同一。“不知道”就是“随时”，而那正是张力的渊源。“已来”的是永恒者，从而，“已来”成为“再来”的应允，“已来”保证了“再来”，“已来”已经确证了“再来”；永恒怎么可能不再现呢？永恒的，直至终极仍是永恒。“已来”的也是时间存在物，所以，“已来”不知道何时“再来”。“已来”是时间中的永恒，而“再来”是永恒中的永恒，也就是说，“已来”是永恒的现象，而“再来”是永恒的自在。“已来”在本质上同一于“再来”，由此，“已”和“再”是同一“来”；然而，作为永恒的时间表现（即永恒的现象），“已来”与“再来”有着间距，故而，同一“来”却有“已”“再”之分。这种同中的不同使得超越成为可能。永恒现象于时间，并没有把时间僵化，反倒为时间提供了超越的动力。“不知道”就是保持时间与永恒的间距。“已来”并没有让时间解构了永恒，而是让永恒把握了时间。如果时间知道了永恒，永恒也就无需“再来”了。永恒于时间里面的在场，依然是一个奥秘，于是，“已来”与“再来”的同一，不是基于知道，而是基于信仰。信仰是不知道的知道。信仰不是定量的知道，而是本质的知道。“再来”在本质上“已来”了，从而，现象在本质上已经把握了永恒；“再来”在时间上尚未“来”，所以，现象在数量意义上仍然等待永恒。由于“已来”，对“再来”的等待不是惰性的宿命，而是积极的期盼。“不在场”与“已经在场”都仅仅是一个非能动的客观实在，而“即将在场”却是一种能动的主体生命。“再来”的“已来”或者“已来”的“再来”，不是一种可以定量分析的“死”事实，而是蓄势待发的向量，是即将来临的悸动。临界是动态的至上。“界”是完成的至上；“界”是至上，却是无以再上的至上，从而，是倒空了潜力的至上，是不能再动的至上，是“死”的至上。临界就是将达至上的最后冲刺；在临界时，“界”的至上化在（即现象于）“临”的冲力里面。临界是最大的张力。“界”的至上与“临”的运动是那张力的渊源。“已来”与“再来”的反合就是最高的临界状态。这是时间进入永恒的一跃。正因为这是质量性的



飞跃，这种临界状态无法以定量分析计算。每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冲刺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定量分析都是“在握”的，而“打破”就是突破“在握”。飞跃若能够被知道，就不是飞跃。飞跃就是进入异质存在，就是进入不知道之地。如果永恒的临在能够被时间知道，时间就是永恒了。永恒的临在不是被时间知道，而是被时间信仰。永恒不是被时间积极抓获的，也不是被时间消极等到的；永恒的临界是期盼中的共舞。“再来”是“来”，“再来”是一种主体性质的现象；“再来”者不是一个龟缩在彼岸等着人去的客观自在之物，而是能动地走向时间的上帝。“再来”是活跃地向我们走来的生命。“再来”不是客观的时间，也不是客观的永恒，而是不断用“来”赋予时间以超越活力的生命。“再来”是一次会面；在会面里面，“已来”的上帝走向“再来”的上帝，“再来”的上帝也走向“已来”的上帝，“已来”的上帝与“再来”的上帝在会面的拥抱瞬间完全同一。从本质上，时间在这一会面里面并没有自在的能动性。时间能够在“再来”里面与永恒会面，并不是因为时间可以自在地独立走向永恒，而是由于与“已来”的上帝同行，是附属在“已来”上帝的行走之上，才可能进入“再来”上帝的生命。从本质上，“再来”不是永恒与时间的会面，而是永恒与永恒的会面；在“再来”里面，时间仅仅是加入了上帝的自我中去。在上帝之外，别无它物；在上帝之外的，也不能与上帝会面。上帝是自我同一的（“我就是我”），从而，能够与上帝同一的，都是上帝的。凡不能进入“已来”的，就不能进入“再来”。只有包含在“已来”里面的，才能够迎接“再来”。

## 没尝死味以前的天国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马太福音》16：24-28



“人子”与“己”是对立的，“人子”与“世界”是对立的。“舍”掉了“己”和“世界”，才能够得到“人子”。丧掉自己的生命，才可以得到“人子”的永生。但是，“丧”与“得”是何时发生的呢？初看上去，“丧”与“得”分别处在此岸与彼岸；一切此岸的丧失，到了彼岸都由再来的“人子”报答了。据此，基督的再来是无法在此世现象的。对于现象世界，基督的再来毫无实在的意义。为了基督，信徒在此世只能是“丧”，而所有的“得”必须等到来世。听起来，“十字架”的道理也与道教和佛教的遁世学说相差不多。真正的区别在于：有人在此世已经看见在天国里面的基督。“再来”的现象意义，就在于“再来”可以先临。“再来”不是以后的事情，而是永恒的事情。“再来”不是给予以前没有的东西，而是再现以前已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再来”不仅仅是“来”，而且是“再”。必须“丧”同时就是“得”，“再来”才现象了。如果此世的“丧”要等到来世才能“得”，则“丧”与“得”仍然是等价的，即“丧”与“得”仍然都是时间存在物。如此的“得”仍然在时间的束缚之下。从“丧”到“得”是重生；取代“丧”的“得”是质量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丧”的是“时间”，“得”的是永恒。永恒就是永远之“在”。永恒可以“再来”，就因为永恒已经来了。永恒的“再来”不是停顿与积累以后的再一次出现，而是持续展开自我的向度。“再来”已经来了，从而，“再来”一直“来”着。“丧”也丧不掉的，就是“再来”的。永恒的真实恰恰就在时间的丧失里面显现出来；永恒的常在必需在时间的流逝里面得以表现。从否定的意义上，时间之“丧”是永恒之“得”的表现形式。永恒不是“丧”以后的“得”，而是“丧”中的“得”。在“丧”中的得到的，就是永恒，因为永恒就是“丧”也丧不掉的东西。在“丧”中，永恒已经“来”了。“再来”就是永恒，所以，“再来”永远“在”着。“丧”中的呈现是永恒的时间表现，也就是永恒的现象。永恒不是时间的否定，而是时间的成全。“丧”掉的只是为时间的时间，而“得”到的不是没有时间的永恒，是时间里面的永恒，是时间成为时间的永恒。“再来”必须先临，否则，“再来”也就无“再”可言。“天国”必须在“没尝死味以前”见到，否则，在尝了死味以后也见不到。“再来”就是“再见”；没有见过，怎么能“再见”呢？永恒的现象就在于“已来”的“再来”和“再来”的“已来”。

# 用黎明的心灵 走过黄昏

莫非

这次回台探望肺癌开刀后的母亲，最大感受就是时间感。用母亲八十年的生命来体会时间。

母亲一生身体健壮，80岁前没有怎么生过病，连感冒都少。对父亲多年的大病小病，不断运动，注重营养品，只觉得不可思议。对我自小身体孱弱，多年来东倒西歪，也曾多次在我面前落泪，怕我活不过她。对身体，她有着自信。讨论养生或运动，我和父亲还有些共同语言，母亲在一旁，不但不解，态度上总有点冷嘲热讽。

哪里想到80岁一过，好像过了生命的某个临界点，身体一下子就开始崩解下来。两年前，忽然就进了急诊，这是自生孩子后第一次住院，几十年。一检查就发现了直肠癌。虽然有些吃惊，但难不倒她。开刀后，解决问题，下了床又是一条“好汉”。

那时她不知，肚腹开刀也算是个大手术，拿出的东西有一脸盆。开完，完全没有怎么影响她生活、行走，一切又过日如常。

两年后，又发现了肺癌。等候检验的时间里，她还有些不耐，想若要开刀就快点开，解决了问题好继续生活。没想到胸腔开刀是个更大的手术，开时要插5根管子，有粗有细。开后还进了ICU，48小时不能见客。出院后，胸口一咳嗽就发疼，说话失了中气，走路走几步就累。加上因多年前半边脸瘫，有一眼快睁不开，爱读书的她视力开始退化。耳朵因为上次癌症半年化疗，重听愈来愈严重。肝里面又重复出现大型肝水泡、膝盖行动不便……她开始向我抱怨了，说：女儿啊！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太大了，从头到脚都是问题！

83岁的她，这是初次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时间，终于摆平了。但当医生和她说，她看起来只有70几岁时，她又开心起来。虽然她和我说，想想，70岁其实也很老了，但不知为何，就会这么虚荣地开心！

米开朗基罗认为肉体可以表现时间感，曾在石棺上雕出分别代表“黎明”和“黄昏”的两个裸体像。在母亲身上，我看到身体和心灵的时间感可以差别很大，身体也许已近黄昏，心灵却仍留在黎明。相比之下，身体时间若比心灵时间老，其实是一种福气。反过来，若心灵比身体老，就是沧桑了。当然，还有一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但那也多少有些心灵沉重。

我呢？生理和心理时间是否一致？还是有先有后？

一直觉得自己是20岁的心灵，70岁的身体。直到真正进入中年，所谓的壮年，体质因为一个手术而开始改善，变得又壮又有年纪。不论是社会、教会或家庭，都集责任于一身，受照顾的成为照顾人的，方觉不知何

时，自己的心灵开始老过身体了。但非沧桑，而是爱里的负重。

陪母亲在附近公园散步，她开始和我谈过去年岁的种种，包括随父亲在官场里曾经历的一些复杂人事。她提到，那时有些官夫人为了身分地位，坚持要别人称他们一声“夫人”，要不然就翻脸。或者对人因势力而冷热大小眼，又怎么样呢？到了他们现在这个岁数，谁不凋零？谁又活得风光？都退休了，谁还在谁不在，让人记得的都不是功绩，而是为人。

这些在道理上说实在都不新鲜，但放在生命中却真有许多过不去的人。看看台湾立法院里还常有的你死我活争斗，想到父亲过去也曾在里面被尖牙利嘴问政的经验。再想想一些下台的，包括到处讲道、布道的王建煊先生（最近，他好像又上台了），有些不胜唏嘘。因为让父亲初次自己寻去、踏进教会的，就是4月中王建煊在台北林口的一场布道会。父亲想去听听，过去旧识现在对生命会说些什么。

一个人对他人的生命影响，可以不因为职场退休而停止。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可以直到吞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是一种永远黎明的生命。

母亲因有足够长的生命时间，告诉我她多次见证到“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因此，她轻描淡写地说：女儿，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又是一个不怎么新鲜的道理，然而，对父母的一生，我也可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到今天，真正是过眼云烟，母亲连喘口气都累，只求自己胸口不要疼。曾在阅读课里分享过，基督徒是心理出世，外在入世，我们是用出世的心来入世。但实际上，基督徒也常可能会在一些状况里活得情绪上很入世，很想不开，过不去。因为我们常常太“入戏”了，以至于心灵不断地冲撞，总想靠自己闯出一条路。

若一切皆如过眼云烟，就不至于在一些关卡上焦虑或不安了。也想若有一天，也进入母亲现在的年岁时，又会怎么回顾呢？80岁的我，会对现在的我，说些什么呢？许多生命中的重点，怕会一目了然吧？比如说人过留不下名，雁过留不住声，真正留下的，只可能是神的印记！

离开，比想像中要来得惆怅。因为目睹了母亲的脆弱，父亲的老迈。在跨出家门时，身后母亲忽然冒出一声哭，我脚下一踉跄，差点摔了。那是陌生的声音，也是不轻易落泪，现却失控，才冲口而出的一声哭。在机场，要进入海关时，和父亲握住的手想放，父亲却又轻轻、但用力地一抓。许多不舍和无奈，就在这种有声无声中迷雾般淹上来。关系中的阴晴圆缺，自古难全。尤其在人可能不能长久的时候，最难。

不义无反顾，很难离开。终究还是离开了。想到保罗什么环境都可以处，有没有包括知道怎么处团聚？怎么处分离？为何怎么做都觉得有些遗憾？

只知道自己要学的功课，就是在什么环境里就要做什么样的人。过去这几年，相信今后也是，就是会不断地进入不同的时空，不断地和所爱的人有离有合。只能抓住神把我摆在哪里，就要专注地把眼前的角色扮演好的心愿。纵有千万种不适，也得尽量调适好自我，进入当下状况，然后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也是此时，方了解自古至今，所有宣教士所走过的佳美脚踪，是如此帶著锁链，踩下沉重的一步。求神怜悯，帮助我用黎明的心灵走过黄昏。

##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http://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http://www.skybluemagazine.net)

###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mailto:skybluecp@hotmail.com)

##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德国/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bookroom@cocm.org.uk

#### 香港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环球广播公司  
Room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TEL: 852-27808336

新西兰/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 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 0630  
New Zealand

##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每月每季每年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